

勒銘格登·永昭億世

鄭永昌

院藏郎世寧繪格登山斫營圖探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銅版畫，共十六幅，主要描繪乾隆二十至二十五年（一七五五—一七六〇）間清廷對西北用兵，平定準噶爾部達瓦齊、阿睦爾撒納，以及回部大小和卓木戰爭，完成天山南北統一，最後為勝利凱旋將士賜宴紫光閣的過程。為了彰顯這次戰爭勝利，乾隆皇帝不僅刻石建碑，並傳旨西洋傳教士為有功將領繪製肖像，圖存紫光閣，同時下令西洋畫家，將整個戰爭經過及其決定性戰役繪成圖稿，發交廣東地方官員寄往歐洲鑄刻銅版畫，為歷史留下見證。其中，義大利籍耶穌會修士郎世寧，在其古稀之年，也親身投入多項圖像記功繪製工作。本文討論的格登山斫營，以及在這場戰爭中發揮出奇制敵，成功擊潰敵軍的喀喇巴圖魯阿玉錫，皆在郎世寧筆下，展現出歷史紀實與戰爭圖像結合的藝術成就。清高宗乾隆皇帝，藉由勒碑、繪像、鑄製銅版等方式，讓帝國赫赫武功留下紀錄，甚至成為往後紀錄戰役經過的遵行範式，從而呈現十八世紀清代戰爭記功與藝術結合的極致表現。



格登山斫營圖（正式本）局部 阿玉錫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三 格登碑亭與格登碑 引自《清史圖典》第6冊·乾隆朝·上

當差異。乾隆年間官修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大清一統志》，以及後來魏源《聖武記》一書中，均說格登山在伊犁西北；在道光元年出版的《欽定新疆識略》與民國《清史稿·地理志》等書，則指出格登山位於伊犁西南，其中，《欽定新疆識略》一書更具體指出「格登山在惠遠城西南五百餘里」。(圖一)惠遠城為伊犁九城之一，是新疆最高軍政長官伊犁將軍駐所。雖然目前無法深入分析清代官私文獻為何對格登山位置描述出現如此差異，但從格登山之戰爆發前後清軍前進路線與準噶爾部台吉達瓦齊(?~一七五九)撤守方向來看，格登山位置在伊犁西南似較接近事實。

格登山遠在西陲，交通不便，但在清代西北疆域擴展史上，卻具有重要意義。格登山之戰的勝利，不僅確立了清廷對西北邊疆的控制，使清代領土拓展萬里之遙；對乾隆皇帝而言，準噶爾部反清力量的消除，更是徹底解決了康熙以來西陲邊患的最終成果。勒銘格登，刻石記功，正為後代子孫留下皇清武功顯赫、歷代君臣艱苦經營的見證。(圖二、三)

〈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碑文為乾隆皇帝親自撰寫，其文：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巖巖，賊營其穴。我師洗洗，其營若綴。師行如流，度伊犁川。粵有前導，為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巘，藉一昏冥。日擣厥虛，日殲厥旅。豈不易易，將貽我武。將貽我武，詎曰養寇。日有後謀，大功近就。彼眾我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岡，懼乖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賊營，萬眾股栗。人各一心，孰為汝守。汝頑不靈，尚竄以走。汝竄以走，誰其納之。縛獻軍門，追悔其遲。於恒有言，曰殺寧育。受俘赦之，光我擴度。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賂勞眾，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既服斯義，勒銘格登，永昭德世。(圖四)

內容主要描述乾隆二十年二月準噶爾部台吉達瓦齊在清軍進逼壓力下，自伊犁南逃，帶領萬餘人在格登山下構建營壘，依山臨河，企圖負隅頑



圖一 《欽定新疆識略》卷4 山川 清道光辛巳(元年)內府朱絲欄寫本 故殿01417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勒碑記功——格登山形勢與歷史意義

格登山海拔一千多公尺，山勢由西北向東南延伸，緊鄰於中國與哈薩克邊境蘇木拜河東岸，現為新疆伊犁昭蘇縣轄區。格登是蒙古語「後腦骨」之意，意謂形狀如後腦勺凸起。格登山坡度不大，山上長滿沒膝荒草，既無大樹，更無野花。在當地群山之中，雖說不上一座崇山峻嶺，但對清代乾隆年間疆域擴張與軍事活動，卻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此山因為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間發生了一場清廷與蒙古準噶爾部關鍵成敗的決定性戰役，其山巔更有一座清朝乾隆皇帝為紀念格登山之戰而建立的〈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俗稱「記功碑」或「格登碑」，在清廷拓疆萬里，官方力量成功控制天山北路的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自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後，此山即被官方指定為伊犁地區鎮山之石，列入祀典，每年頒發御製祭文，派官致祭。

然而，有關格登山所在的確實位置，清代官私文獻描述中卻出現相



圖五 清 王致誠 紳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畫像 德國柏林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藏 引自《清史圖典》第6冊·乾隆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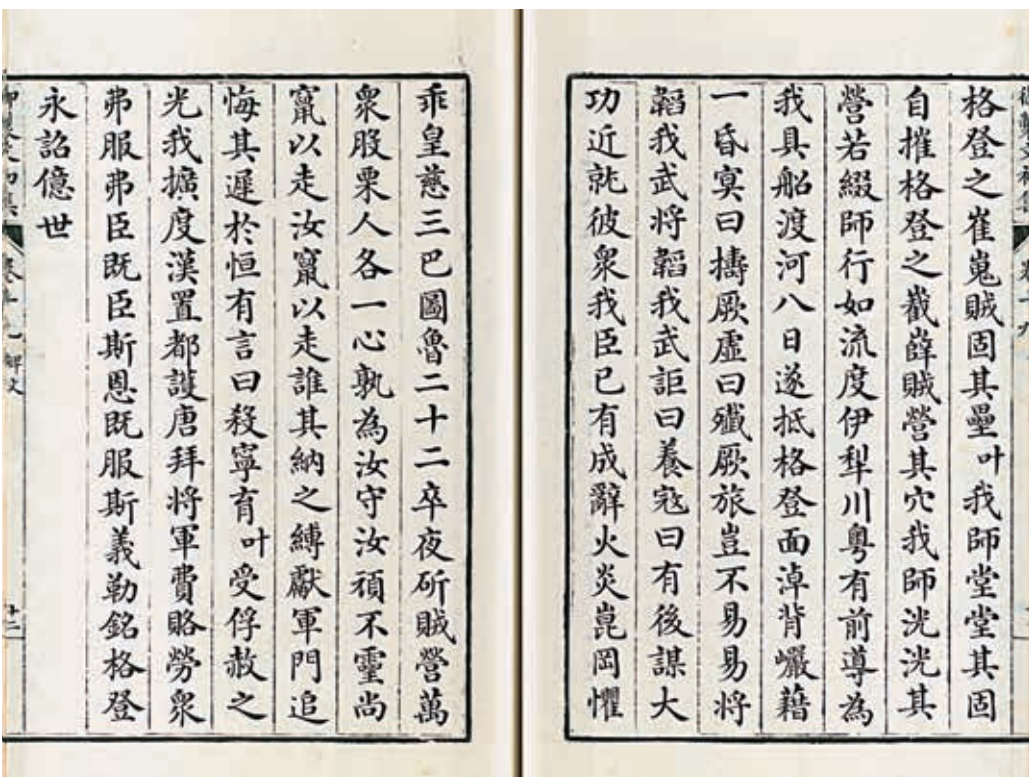
助，備船引導外，更俘獲敵營逃兵提
供情報。十四夜，翼領喀喇巴圖魯阿
玉錫（？～一七五六）為首，厄魯特
章京巴圖濟爾噶爾與新降附宰桑察哈
什為副，帶兵二十二人，自山後小徑
抄近敵營，發動突襲，達瓦齊軍一時
風聲鶴唳，驚潰紛逃，自相蹂躪，降
者七千餘人。達瓦齊則趁亂竄逸，為
烏什伯克霍集斯（？～一七八一）擒
獲，交送清軍，押解入京，最後獲乾隆
皇帝加恩寬免，並賜予爵位。（圖五）

落款為「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夏五月
之吉御筆」。從立碑時間與撰寫碑文
相隔五年，而碑文不著立碑時間，仍
刻上乾隆二十年夏五月格登山之戰發
生的時間，可知格登山之戰在乾隆皇
帝心中的重要地位。乾隆皇帝指出：
「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
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
費，大動以集，退壞以定，豈人力
哉？天也。」格登山一役，在天賜機
緣，以寡敵眾的情勢中，解決了多年
以來中國與準部間的衝突，對於西北
邊疆開拓史上的歷史意義，自為乾隆
皇帝所重視。

圖像記功—喀喇巴圖魯阿玉錫 肖像

格登山之戰的成功，蒙古族喀喇
巴圖魯阿玉錫立下汗馬功勞，其戰功
也由乾隆皇帝下令西洋傳教士所繪製
的肖像，同樣被流傳下來。

阿玉錫，原屬厄魯特蒙古準噶
爾部一位掌管牧馬的官員，雍正十年
（一七三二）獲罪台吉噶爾丹策零，
逃脫投奔清廷，被安置在烏里雅蘇臺



圖四 清高宗 《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 收入《御製文初集》卷19 乾隆28年（1763）內府烏絲欄寫本
故殿 02782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抗。當時達瓦齊內部人心離散，軍
械不整，馬匹疲乏；相對地，清廷

兩路大軍分別由定西將軍永常（？～
一七五五）、定北將軍班第率領，於

四月底會師，軍容壯大。五月初，清
軍直渡伊犁河，除得到當地人民協

軍營効力。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
平準戰爭過程中，阿玉錫奮勇出力，
擒獲準部瑚圖克等人，加恩拔為前
鋒，賞給藍翎。在定邊右副將軍薩拉
爾（？～一七六〇）極力推薦下，獲
乾隆皇帝召見，擢升侍衛，繼續參與
平準戰役。乾隆十九年底，阿玉錫被
授為札哈沁四品翼長。格登山之戰，
阿玉錫夜率精騎二十二人，突襲達瓦
齊軍營，建立奇功，深獲乾隆皇帝稱
許，不僅授以散秩大臣，加賞男爵，准
於世襲，更下令阿玉錫馳赴熱河，撰
詩記述，表揚其忠勇，又傳旨宮廷畫
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
1766）圖其殺敵英姿，記功褒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郎世寧《畫阿
玉錫持矛盪寇圖》卷，即是阿玉錫抵
熱河後所繪。（圖七）圖引首為乾隆
皇帝所題「英風偉績」四字，中繪阿
玉錫身騎黑馬，背負烏鎗羽箭，手執
長矛。畫面無背景，突顯阿玉錫夜襲
敵營，如入無人之境的奮進英姿。圖
卷左方有乾隆皇帝所作《阿玉錫歌》
一首，云：
阿玉錫者伊何人，準噶爾屬司牧臣。



圖六 《清高宗實錄》卷601 乾隆24年11月下 故宮 00285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人 畫散秩大臣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像 天津圖書館藏

其法獲罪應剝臂，何不即斬犯厥尊。徒步萬里來向化，育之塞外先朝恩。薩拉爾來述其事，云即彼中勇絕倫。持銃迎面未及發，直進手奪無逡巡。召見賜銀擢侍衛，即命先驅清漢塵。我師直入定伊犁，達瓦齊聚近萬軍。鼓其螳臂欲借一，依山據淖為營屯。我兩將軍重諮議，以此眾戰玉石焚。廟謨本欲安絕域，捷伐毋乃違皇仁。健卒擒還二十二，曰阿玉錫統其殘。曰巴圖濟爾噶爾，及察哈什副以進。阿玉錫喜曰固當，廿五人氣摩青旻。銜枚夜襲規賊向，如萬祖父臨兒孫。大聲策馬入敵壘，厥角披靡相躡奔。降者六千五百騎，阿玉錫手大纛。達瓦齊整近千騎，駝走喙息嗟難存。荊軻孟賁一夫勇，徒以藉甚人稱論。神勇有如阿玉錫，知方亦復知報恩。今我作歌壯生色，千秋以後斯人聞。全詩內容除介紹阿玉錫出身，詳述格登山戰役經過外，更重要的是強調阿玉錫率輕騎夜襲敵營，身先士卒的神勇，較之中原荊軻、孟賁之輩亦不遜色。

圖卷最後乾隆皇帝寫下詩跋：「阿玉錫以今年五月十四夜斫營奏

銅版記功—格登山斫營圖的製作

勒石記功、圖像記功，看來尚不足以彰顯乾隆皇帝平定準回兩部戰役的戰績。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簡稱《活計檔》）記載，隨著乾隆二十五年西陲戰況大致底定，四月間，乾隆皇帝傳旨宮廷西洋畫師郎世寧、艾啟蒙（Ignaz Sichelbarch, 1708-1780）、王致誠（Jean Denis Artret, 1702-1768）以及安德義（Joannes Damascenus Sasluti, ?-1781）四人，依據平定準回兩部戰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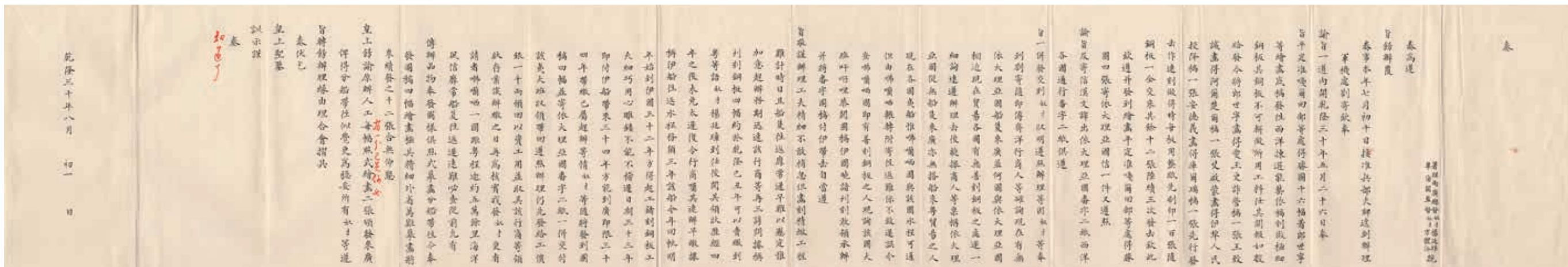
功，捷書至，走筆成此歌。秋七月，命之入覲，俾畫工肖其持矛盪寇之象。即書於後，表其奇卓。乙亥御筆。」除說明題詩時間為乾隆乙亥年（二十年，一七五五）七月間，並記下當時題詩的心情。

阿玉錫以其英勇，在戰場為清廷效命，然在次年隨軍征剿叛變的阿睦爾撒納（一七二三—一七六一）戰役中慘遭殺害，令乾隆皇帝深感痛惜。為了表彰阿玉錫壯烈殉國，他下旨擇其子收柩額世襲其職，並加恩賞予藍翎，永遠食俸。乾隆二十五年，平定準回兩部戰事正式結束，乾隆皇帝下旨對參與整個戰爭過程有功將領繪製肖像，圖存紫光閣，除記其戰功外，又特地寫下〈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他並沒有忘記阿玉錫，贊中有〈散秩大臣喀喇巴圖魯阿玉錫〉圖贊，記云：「於格登山賊據險守，率二十四人間道襲後，諸賊大潰，爰以成功。本厄魯特降順効忠。」格登山之戰，在乾隆皇帝心中佔有重要地位；阿玉錫在戰役中的貢獻，在乾隆皇帝心中也佔有極高份量。（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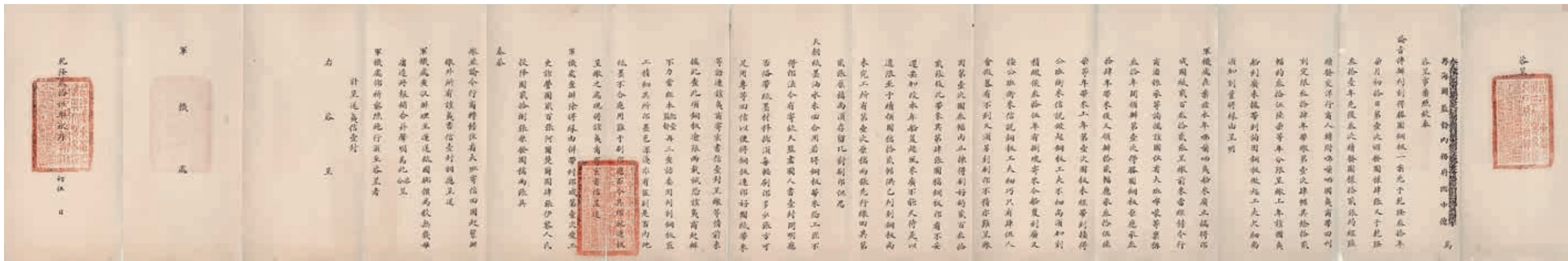
情形，著手以絹畫出：伊犁人民投降、追取霍集占（？—一七五九）首級、黑水河打仗、阿爾楚爾打仗、獻俘、郊勞及豐澤園筵宴共七張圖稿。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六月，又傳令姚文瀚（約活動於一七四二—一七八九）據郎世寧所畫的小稿十六張，仿畫成手卷四卷。然無論絹畫或手卷，所繪戰爭景象雖震撼動人，但製作數量畢竟有限，無法廣為流傳，也無法彰顯王朝勘定西陲、開疆拓土的恢宏偉業。期間，透過宮廷畫師介紹，乾隆皇帝得見巴伐利亞畫師呂根達斯（Georg



圖七 清 郎世寧 畫阿玉錫持矛盪寇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署理兩廣總督楊廷璋、粵海關監督方體浴等奏〈為辦理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銅版四幅法國刻製事〉 乾隆30年8月初1日 故宮04686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兩廣總督李侍堯、粵海關監督德魁〈咨呈軍機處法商帶回得勝圖銅版第一次四幅並表書一封〉 乾隆35年9月初5日 故機 01325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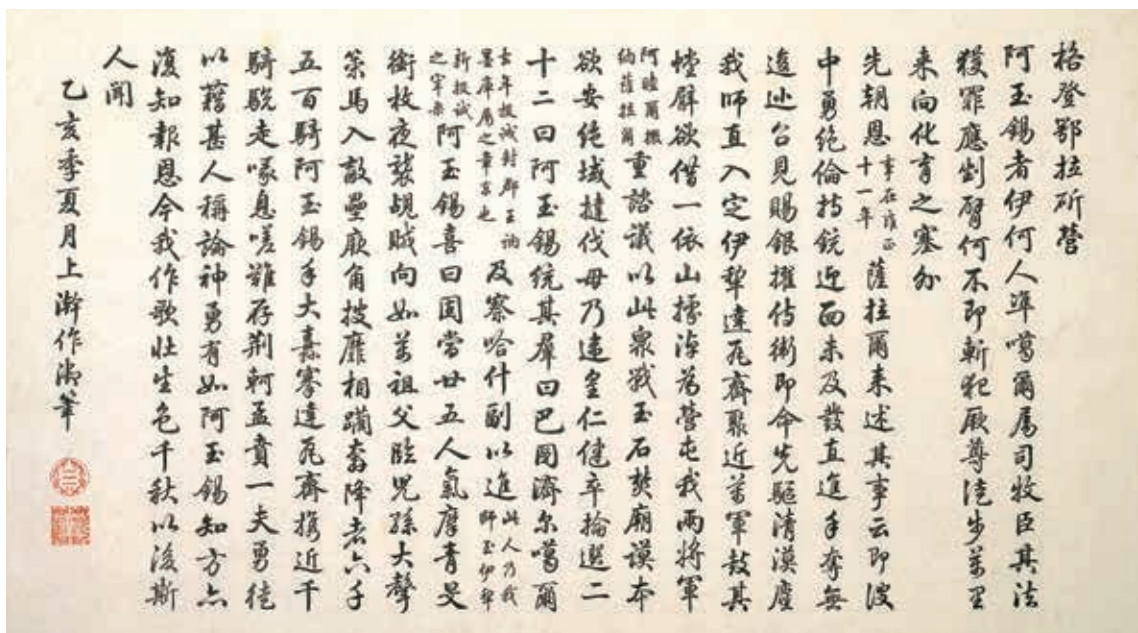
Philipp Rugendas, 1666-1742) 以銅版製作的戰圖，其風格細膩，做工講究，極富特色，兼以金屬銅版可反復刷印，遂於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十月命郎世寧等人將原先圖稿畫大，經呈覽後陸續發往廣東粵海關，運往歐洲選找良工鐫刻銅版印製。次年五月，又下令丁觀鵬（約活動於一七〇八—一七七二或稍後）等五人，以宣紙照原稿著色畫十六張。

清代製作銅版畫始見於康熙年間之〈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及〈皇輿全覽圖〉，惟用於記錄戰爭場景則為乾隆年間首創。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計十六幅，記錄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間清廷平準回兩部戰爭以至戰爭勝利賜宴凱旋將士的場景。此十六幅圖稿中，從樣稿繪畫到圖稿完成，皆由義大利傳教士郎世寧主持。而其中描繪乾隆二十年〈格登山斫營〉圖與二十四年（一七五九）〈黑水圍解〉圖兩幅，則可以確定由郎世寧親繪。

有關〈黑水圍解〉圖內容，本專號已有周維強先生的詳細分析，在此不另贅述。本文則主要針對〈格登山斫營〉一圖的製作提出扼要說明。從上引檔案資料可知，乾隆二十五年四月最初起稿的七張，並未納入格登山戰役，直到二十七年六月傳令姚文瀚仿郎世寧等人所畫得勝圖十六張小稿時，格登山戰役或出於朝廷對征戰過程經仔細考究後決定予以納入。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六月，郎世寧所畫〈格登山斫營〉、王致誠〈阿爾楚爾之戰〉、艾啓蒙〈平定伊犁受降〉與安德義〈呼爾滿大捷〉等四張圖稿率先完成，同年八月即發交廣東粵海關監督尋找歐洲國家承作。

據署理兩廣總督楊廷璋（一六八九—一七七二）、粵海關監督方體浴奏摺內容顯示，〈得勝圖〉原擬送往義大利鐫刻銅版，然而由於十八世紀義大利未與中國有貿易往來，最後在廣東法國東印度公司極力爭取下，遂由法國獲得承作〈得勝圖銅版畫〉的機會。（圖九）

圖樣運抵法國巴黎後，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相當重視，特委請馬利尼侯爵（marquis de



圖十三 清高宗〈格登鄂拉斫營〉詩 清乾隆間內府雕版 平圖 02122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格登山斫營圖（正式本） 平圖 02122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格登山斫營圖（試印本） 平圖 0212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Marigny, 1727-1784) 主持，由法國皇家藝術院著名刻工柯升 (Charles-Nicolas Cochin, 1715-1790) 統籌刻印工作，並挑選名手鐫刻，務求精細。畫稿分別於乾隆三十年和三十二年（一七六六）自廣東起運，由於製作耗時費工，第一批完成的銅版畫至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九月始運返中國，計含〈格登山斫營〉圖二百張、〈阿爾楚爾之戰〉圖四張、〈平定伊犁受降〉圖二十八張，以及原稿二張（圖十），奉旨交啓祥宮（今紫禁城太極殿）收貯。此後，其餘銅板、原圖稿、銅版畫試印本、正式本亦陸續分批運回。其中，〈格登山斫營〉圖銅板於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十一月運抵北京，奉旨交與圖房收貯。到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九月，最後一批銅版畫始運抵中國。銅版畫製法製作，從中國起運至最終完成運回，歷時長達十二年，為乾隆皇帝始料未及，至於當初主持起稿的郎世寧，此時已辭世多年。

郎世寧起稿的〈格登山斫營〉圖，是第一批送往法國鐫刻的作品之一，也是最先完成運返中國的一批。國立故宮博物院完整保留經法國鐫刻送回清廷的試印本與正式本銅版畫兩幅。（圖十一、十二）此圖在運往法國鐫雕之初取名〈愛玉史許營圖〉，愛玉史即阿玉錫，此圖其後配以乾隆皇帝御製〈阿玉錫歌〉，始定名〈格登鄂拉斫營〉詩。「鄂拉」為蒙古語「山」之意。（圖十三）圖中繪出阿玉錫等夜襲達瓦齊格登山大營，全營驚潰逃散情形。畫中阿玉錫率眾奮進，身騎黑馬，手執長矛，刺向敵軍胸前（圖十四）；其騎馬持矛之狀，與郎世寧〈畫阿玉錫持矛盪寇圖〉卷形象如出一轍，惟兩圖所繪阿玉錫行進方向左右倒置而不同。

全圖採鳥瞰式視角畫法，近景描繪阿玉錫夜襲敵營，吶喊廝殺，達瓦齊軍隊受驚潰散，片山哀嚎場面；中景左方描繪清廷大軍紮營固守，秩序井然，對比右側山間達瓦齊率親軍竄逸，零星散亂，凸顯清軍兩軍交鋒勝敗局面；遠景山巒雲霧交錯，營造出夜幕下戰場風起雲湧，雲霞似靜欲



圖十六-1 《格登山斫營圖》（試印本）局部



圖十六-2 《格登山斫營圖》（正式本）局部

的藝術效果。刻工首先依圖稿轉刻到銅版，再以線蝕法對銅版進行腐蝕，以呈現版畫的基本線條與輪廓，然後進行試印。刻工依據試印結果，接著運用推刀法與飛塵法，對畫中人物場景進行細步強化，其過程耗時費工，經多次修飾，使畫面構圖漸趨完整，

輪廓清晰，光暗分明，線條細緻銳利，最後才刷印定本。若工匠技藝不精，往往造成銅版損毀，前功盡棄。試印本為刻工勒霸依據郎世寧圖稿轉刻銅版刷印後的初步成果，全圖輪廓雖大致呈現，但線條模糊。經過細步加工，至正式本中線條清晰度優

化、光暗陰影對比強烈，提供我們了解十八世紀法國製作銅版畫的具體成果，也為十八世紀中法藝術交流留下見證。（圖十六、十七）

小結

乾隆皇帝在位期間所稱的「十全武功」，包括兩定準噶爾、一定回



圖十四 《格登山斫營圖》（正式本）阿玉錫像

動，使觀者閱圖之際感受戰爭震撼的臨場效果。全圖透過西洋透視畫法，畫面明暗層次分明，藉由銅版鐫雕技法，加強人物細膩表情以及場面空間深度。此圖正式本圖下方石塊上，刻著巴黎著名刻工勒霸（Jacques Philippe Le Bas, 1707-1783）之名以及全圖完成時間，可見此圖由其負責鐫刻，並完成於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

（圖十五）

假如以本圖試印本與正式本兩幅對照，將可了解銅版畫製作過程的繁複，以及高難度的製作技法，也可體會何以得勝圖銅版畫製作至運返時間竟長達十二年。十八世紀歐洲銅版畫製作以「酸液線蝕法」、「雕凹線推刀法」與「飛塵法」三種技法為主，在製作過程中交錯互用，藉以表現不同



圖十五 《格登山斫營圖》（正式本）局部，上有刻工勒霸名稱與本圖完成時間。



匠心筆蘊

院藏明清版畫特展



The Printmaker's Ingenuity and Craft
Ming and Qing Print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展期：2015年7月18日至2016年1月10日

地點：正館104陳列室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十七-1 《格登山斫營圖》（試印本）局部



圖十七-2 《格登山斫營圖》（正式本）局部

部、兩定金川、兩定廓爾喀、一定臺灣，以及平定安南、緬甸。十全武功之中，以平定準回兩部為首，不僅反映乾隆皇帝對解決西北邊疆外患的重視，也體現這場戰功對他的重要意義。乾隆皇帝為戰場建碑，為功臣立功，為戰事雕銅版，成為往後戰事記功的依循模式。

題贊，先後刊印官書記述戰爭，傳旨宮廷西洋畫家郎世寧等人為功臣繪製肖像與戰爭場景，並送往歐洲法國鑄雕銅版，從傳統記功方式，到結合中西藝術成果，彰顯了大清王朝赫赫武功的盛況。

清代末年，國勢凌替，當格登山處於中俄兩國邊界爭執問題之際，乾隆皇帝建立的格登碑，不意成為當時清廷大臣據理力爭該處為清廷領土，免於落入俄國版圖的證據。對照盛清

與晚清的局勢，確實不得不佩服乾隆皇帝在〈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序言中指出：「予惟益欽天眷於無窮，凍月盈於有承，遠敢自詡坐謀伐恭，濯而忘統業哉！」乾隆皇帝自我警惕，不應沾沾自喜於輝煌戰功。這段話，無疑也可以視為對後代子孫的告誡。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